

平和报本 岁月悠长

——有感于平湖建县590周年

□ 宋一良

2020年是平湖建县590周年的金色年份。可新年不久就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，这是挑战，也是考验。所以说“金色”，不单是说“金平湖”的“金”，而是意在揭示平湖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所表现出来的“平和报本”之金子般的心理，即可谓“真金不怕火炼”。这是积淀了590年的平湖人文底蕴的一次大展览，更是平湖市委、市政府精准施政的一次大彰显。

590岁的平湖，保持“平和”心态，竭尽本分图“报本”。590，“吾救灵”，从我做起，人人进行自防自救，结果必然是“灵”的。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平湖人面前无法越雷池一步，并不说明平湖人运气好，而在于平湖人能以“平和”的心态面对一切凶险，以“报本”的信念竭尽自己的能力，并释放与人为善的正能量。诚如一边是“宅”在家中闭门不出，以不给政府添麻烦即为“报本”；一边是踊跃参与志愿活动，以阻断“疫路”即为“报本”；更有积极创造条件，以尽速恢复生产即为“报本”，等等。“平和报本”之“本”，是养育平湖人的那一方水土，是平湖人的根，更是平湖人价值观的核心所在。平和，是与世无争的一种处世哲学，源自于道学的“无为而治”理念，却比系出同源的正板桥的“难得糊涂”要来得更为正经得体，也更为端庄大方。可以说，在战“疫”的日日夜夜，590岁的平湖每时每刻都在丰富并重塑着我们平湖精神的深邃及其境界。

590岁的平湖，在非常时刻把“平和”提升为一种境界。有道是“人最大的对手是自己”，所以，以“平和报本”为理念的平湖人很少有抱着“撞大运”这一侥幸心理的，任何时候都以勤劳实干为本。人的运气看着是偶然的，其实又是必然的；人的健康安全在日常看来是正常的，但在特殊境况下必有其非凡的

一面。而表现为平湖人的那种非凡，即不期望偶然，也不依赖必然，只相信自己实实在在付出而应得的收获，这是讲究“实在”的“平和之道”。其实，这也是平湖之所以能成为“金平湖”的一种必然。或许个别的人会因其丑陋的一面而成为某种缺憾，但这如同在前行队伍中有人因各种原因而掉队那样，不能拖累这支队伍“勇猛精进”的步伐。这对于平湖人来说，则不会因其影响整个队伍的前进速度索性丢下不管，更不会用“丛林法则”去落井下石，而是设法帮扶着一同前行，这也是平湖人之所以能完美而又执著地编织“金平湖梦”的一种令人侧目的诠释。

590岁的平湖，在比较中学会把握，拓展自己的思想纵深。人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热衷于比较，很多痛苦或自傲便由此而来。“平和”是一种心态，也是一种建立在“报本”意愿上的境界。没有这一设定，“平和”便不会持久，“报本”也就成了一句空话，因为还没有剔除自私的成分（这也是“平和”与“难得糊涂”在内涵质量上的区别）。从这一意义上讲，“平和”是条件，是前提，“报本”是目的，是宗旨。因此在比较时，可少一些横向，多一点纵向，这是恪守“平和”本分的必由之路。也有人把人生看作是一个疗伤的过程，每一次的痊愈都是为了迎接下一次的受伤，然后在不断地受伤与愈合中逐渐成熟起来，于是学会了把握。这个把握有正面的，也有负面的，所以便有了各种不同的结论。其实，用“平和”的话来说，比不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如不如意的，都在于自身的感受，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没有人逃得了世俗的目光，如同躲不开时间与空间的束缚。关键是，自己如何看待与把握。

590岁的平湖，在自律成熟，也在自尊成长。有

人有耐心以他人的名义，用文字传述自己的故事，但没有自省的耐心；有人喜欢听别人抱怨生活，用包容的胸襟接纳其痛苦，但没有意识到这种“喜欢”正是他人某种抱怨的缘由。在疫情面前，没有多少人在第一时间将耐心、自省或是喜欢、抱怨等等诸如此类去交给时间，却把思想禁锢在定格中。而事实上，时间也并不可以淡忘一切，却有可能让某些记忆加深。如同“宅”，这本不是平湖人的本愿，但经过了590年的锤打与淬火，可有千千万万的色彩描绘出平湖人的多彩心境。可预期的是，随着每一位平湖人的成熟与成长，塑造心境的色彩会越来越多，未来的平湖人也将在文字中审视当今平湖人的心境，并感念当今平湖人“宅”的本原心理。由此在这里，“宅”已成熟为当今平湖人的一种自律行为，而自律是自尊的保障。那么“宅”，就是平湖人在当今生活中所表达的一种对生命体的真诚。

平湖人从1430年一路走来，到了全面小康的决胜之年。过去曾经听他人说道，平湖人喜欢小富即安，言下之意，即奚落平湖人不思进取。殊不知，小富即安只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，即“平和”的积累与养成，没有这一阶段作为基础，何来“报本”之本呢？而“平和”，正是喜欢“小富即安”的平湖人奉献给现实的一个大智慧！放眼平湖的春天是那么的美丽，风也是柔和的，一如平湖人在这一季节里的心境；阳光很温暖，正慰藉平湖590岁的金色年轮。旷野上的油菜花犹如金色的海洋，每一处美丽乡村就是一组稳健前行的远航编队，把金平湖590年来的追求与梦想，如同那金色的阳光洒满世界地播洒……

怀念外婆

□ 黄军华



看了倪萍的《姥姥语录》，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外婆。我们这边乡下管外婆叫“娘娘”，不是现在宫廷剧的那种娘娘的意思，而是娘的娘的意思，实在是很贴切。

一直听大人说，我从小主要住在外婆家，是外婆外公把我带大，直到五岁才回到自己家。那时的自己还小，不记得他们是如何带我的。但是，大概上小学后，还是有很多在外婆家的记忆。

外婆是个个子很小的女人，长得也不漂亮，但是小时候的我只要一看到外婆就觉得温暖很踏实，从来也没有拿她的外貌和别人比较过。外婆看我的眼神也永远是宠溺和微笑的。

住在外婆家的次数很多，我会和外婆在床上聊聊天很久。外婆会把她过去的事情说给我听，尽管那时我才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。外婆出身于地主家庭，自己的亲妈很早就去世了，她父亲又娶了个后妈，生了四个弟弟。外婆和她的妹妹是一个母亲生的，在那个家里，外婆是长女，所以格外勤俭持家。到了婚嫁的年龄，因为想改变地主的身份，就通过媒妁之言嫁给了外公这个贫农出身的人，结婚前一次也没有见过。但是外公外婆却很恩爱，从来不吵架。我现在想想，外婆是很幸福的。

外婆说她带了好多金银饰品做嫁妆，可惜“五八年”闹饥荒时，一件件都卖掉换吃的了。正是因为外婆带的这些嫁妆，才让一家七口人都活了下来，没被饿死。外婆曾满腹感慨地说：“那时卖的真便宜呀，都是很黄很黄的老黄金呀，要是留下一件就好了，就可以给我的小囡囤了。”外婆口中的小囡囤就是指我，我那时就想外婆是最疼我的。

有一次，大概八岁的我捧着从外婆家采的一大束蔷薇花回自己的家。那时外婆家种了很多蔷薇花，都在小河边，因为我喜欢，但又自己够不着，外婆会特意叫小姨撑着竹竿，小心翼翼地沿着河沿给我采一大束。捧着这束带着露水的蔷薇回家，找一个玻璃瓶插上，我会看上很久，心里就恨不得再去外婆家了。外婆家离我自己的家很近，走路大概30分钟就到了。所以，我经常放学后就去。因为到外婆家就会有好吃的。我记得外公经常放一个小竹筒在河里，等着螃蟹钻进去。我每次一到外婆家，第一件事就会去拉那个竹筒，好多，里面真的有螃蟹。外婆也一定是会煮给我吃的，而且只给我一个人吃，舅舅小姨他们都没份。而且每逢我去，外婆家总会有一些好吃的菜是我自己家里没有的，外婆似乎总能变出好吃的东西来，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吃。我通常吃得心满意足地回家，外婆又笑眯眯地看着我走。

有一次我回到家，扑在床上大哭，妈妈很奇怪地问我为何哭，我说我想到外婆有一天会死，我难过得不行了。妈妈在那儿笑，说好好地想这个干嘛，我说我就是想到了嘛，听说人都会死，我不许外婆死。那时的我大概是从哪儿听到了有关死亡的事情，我第一个联想的人就是外婆。

我想，外婆也是一直知道我很爱她的，虽然那时我们彼此从未说过我很爱你这样的话。

上了初中后，我便离开乡下去住校了，后来又住到了小镇上的木楼里，只有寒暑假时才能去外婆家了。也是在上初中后，开始有了小心事，渐渐地就不再和外婆一起睡觉，也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和外婆聊天聊很久。可外婆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依恋，到那时，我才感觉外婆老了。

上了幼师后，去外婆家的次数更少了，开始喜欢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。但每逢我去，外婆都开心得合不拢嘴，杀鸡宰鸭，忙个不停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喜欢吃兔子肉，外婆便一次杀一只兔子，尽管那些兔子养了很久，兔毛还可以卖钱，但只要看到她的外孙女吃得开心，外婆就特别开心，每次都挑最好的肉给我，然后在一旁笑着看我吃。

那时，舅舅和小姨都成家了，外婆和外公两个人单过了，外婆聊天的话题也开始变了，如家里的谁谁嫁的不是好人家，谁谁又不是很好相处等等。那时的我看见外婆脸上添了好多愁容，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外公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，每次外婆和我说这些，他常会制止，说不要总说不开心的事情。外婆便不再说话，我更加感觉外婆老了。

工作后，我挣了第一份工资，就给外婆外公买了东西，具体是什么我也忘记了，只记得外婆开心极了，逢人便说。这之后，逢年过节，我都会给外婆塞钱，外婆总对别人说，小时候没有白带我。我总是叮嘱她“外婆，不要总说，把钱收好，给自己买些好吃的”，因为我知道舅舅妈总是想从两个老人身边弄些好处。慢慢地，外婆便不再说了，小心地把钱藏了起来。只是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钱她还是都给孙子买吃的了。算了，只要外婆高兴，管她给谁都行。

外公外婆都还算是寿终正寝的，在那个年代。外公活了81岁，外婆活了79岁。外公是在睡梦中去世的，去世前几天有些感冒。一辈子爱清洁的个子高高的外公就在这场小感冒中去世了，谁也没有想到。外婆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悲伤，我看到当时外婆表情很平静，但现在才知道，那时其实是她悲伤过度了，人麻木了。因为陪了她一辈子的老伴走了。更早几年，她最爱的大女儿，我的妈妈，也走了。那时的外婆也是没有嚎啕大哭。

外公走后，外婆开始有些走神了。据说外公走前不久，对外婆发了他的唯一的一次脾气，把外婆正在吃的一碗冷粥扔到了屋前的河里，因为外婆总不听劝告，吃冷饭冷粥。外婆竟然气得脑中风，所以外公走时，外婆脑中风的后遗症还很明显，话也说不利索。

外公去世后，外婆显得更加呆滞了，家里便让小姨陪着，结果有一次她下楼梯时，又摔了一跤，脑血栓更严重了，整个人开始变得神智不清。我去看她时，她认得我，却说不说话，我不忍看，留下一些钱，便逃走了。这是我看到外婆的最后的一面。

外婆去世时，我正在杭州读本科函授，出殡那天，我正好好考试，舅舅在电话那头和我说，不用过来了，考试要紧。舅舅的语气里没有一点悲伤。我知道，外婆在这半年里把他们折腾累了。考完试后，我在杭城买了一束黄菊，叫了出租车，到了平湖秋月，坐了好一会儿。也是寒假，冬夜很冷，我无声地哭泣，把菊花扔进了西湖。最爱我的外婆在妈妈离开我几年后，也离开了我。

印象深刻的是，那年的冬天，特别冷。



江山无尽 张庭济 作

那双护士的手啊，真温暖

□ 风荷

真是多事之春。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肆虐，原本五彩缤纷的春天变得格外安静和寡淡，一股淡淡的忧伤和焦虑在于无声处不断地飘浮着。防疫期间，不去公共场所，少外出是许多人的唯一选择。而恰恰是这样的非常时期，我却不得不一趟趟地往医院跑，在防疫最危险的地方经受着一次次考验，也感受到白衣天使们最朴素的情怀。

去年入秋时节，左脚杆上莫名地长出了一个硬块，无痛也不痒，以为是被蚊子叮咬而留下的，会慢慢消失，也就不把它当作一回事。春节过后轮流上班，每周一次到社区当志愿者，负责小区门口的防疫检查。每次轮到值班，要站立三四个小时，加上天气寒冷，尽管很注意御寒，但依然寒冷彻骨。虽然与奋战在防疫一线的人相比，这已经是相当轻松的。但我从小体质虚弱，加上这么多年一直从事脑力劳动，又由于年龄因素，抵抗力明显下降。值了几次班后，我忽然感觉脚上的硬块好像变大，微微有点不适感，而且硬块结了一包脓水，好像随时会破裂。本来想去医院诊断一下，可是想到当前的疫情，就有点望而却步。试着用药膏消炎，觉得舒服了很多，就不再在意。按照平常的作息，白天上一天班休一天，再轮去值班。晚上，照例在跑步机上快走半小时。那天晚上走完路、洗好澡，一看脚竟肿了一圈，到了深夜就隐隐发痛。第二天起床，脚竟痛得走不动了。看来，只能硬着头皮上医院了。到了医院，医生一检查，说这个是长出来的脓包，可能是近期劳累，免疫力下降所以发作，需要马上开刀，但不会很痛的，忍忍就行了。医生在脓包周边打了半圈的麻药，随后又划了一刀，一阵阵地疼痛袭来，我不由得大声喊叫起来。等挤出脓水包扎好，医生说：“你的痛点真的很低。”我很为自己不是很吃苦感到羞愧，但是没办法，真的很痛呢。

临别时，医生关照：三天内必须每天来换药，以后隔二三天换一次，至少三周才能愈合。平时要把脚抬高，有利于血脉流动。不过把脚放下时，会有些痛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终于领教了痛的滋味，左脚几乎难以落地，只能靠右脚支撑着前行，每天还不得不一瘸一拐上下楼去换药。给我换药的是一名年轻的护士，虽然戴着口罩，但一双美丽的眼睛充盈着笑意。每次换药，都要用碘伏对伤口进行三次消毒，由于伤口很深，所以每次消毒的时候都是疼痛不已。那位护士总是一边劝慰我一边轻轻脚消毒，尽量减轻我的疼痛感，让我免受疼痛的折磨。

到了第六天，脚上的疼痛感明显减轻，就开始去上班。临近中午，去医院换药，护士说伤口愈合得不错，可以隔两天换一次，不由得有点窃喜。回家后烧饭，烧了一道酸菜鱼，因为忙着要去上班，可能有些急。刚吃了两口，惶遽中感到两根鱼刺滑到喉咙里，就拼命咳，一根咳掉了，另一根被卡住了。马上网上

查资料，说不能用传统米饭或醋吞咽，应到医院去取。

到医院时，我说话已很困难，只能比划着跟医生交流。通过食道镜检查，医生说，估计鱼刺已渗入食道内，需要到嘉兴通过胃镜手术去取。当哥哥送我到嘉兴一院的时候，已是下午3点多了。通过CT检查，在食道起始部发现异物，相邻食管壁略增厚水肿。五官科的医生说，这个手术要由消化科医生做，除了验血之外，特殊时期还需做肺部检查。由于主刀医生休息，一切检查结束后，就等医生从家里赶来为我做手术。手术开始前，主刀医生询问有关防止肺炎的有关情况，并说如果因为此次手术感染，我和他都要进行隔离检查。

手术开始了，当手术钳伸进食道时，一股排山倒海的难受喷涌而来，就像在大海中溺水的人忽然失重，我一下慌乱起来，不由得大声呻吟着。在左侧的护士见状，一边说“鼻子吸吸气，嘴巴吐吐气”，一边握住了我的左手，我好像捡到了一根救命草，右手也赶忙抓住了她的手，拼命握紧，好像这样才有逃生的希望，慢慢地安稳了下来。这时医生说“检查显示的部位看不到鱼刺”，又将钳子伸了进去，我的难受劲再次冲了上来。想到万一夹不出来，还要住院开刀，一阵恐惧袭来，无意识中更加握紧了护士的手，希冀缓冲痛楚。因为手术时身体向左侧蜷缩躺着的，我向上举手握住护士的手，可能挡住了医生的视线，影响了手术，所以不得不放下手来。这时，医生又把钳子伸进去，使我再次滑入无底的深渊，拼命喊叫着。右边的护士赶忙揉着我的耳朵，不停地：“再坚持一会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再坚持一会。”终于，医生找到那根鱼刺并夹了出来。我一下松弛了下来，终于含泪说出了“谢谢”两字。两位护士一再叮嘱我下次要小心，就转身忙碌起来。因为戴着口罩，我没有看清她俩的脸，但从柔和的声音里，可以听出她们应该都有些年纪了。有些性格温顺的人，经过岁月的打磨，会愈加善良、通达。我想，这两位护士应该同属于这种性情。

回到家时已是夜间。由于脚伤的缘故，还不能沐浴。只能用传统的方法洗头、净身，然后把里里外外的衣服全部换上，用洗衣机除菌洗涤。

在这样的疫情之下，每次外出都是风险，何况是人员混杂的医院。而对于每位医护人员来说，即使不是战斗在防疫一线，但每天面临的也都是各种考验，需要怀揣怎样一颗医者仁心，才能救治伤者，让病人减轻痛苦。这样想着，一种敬崇之情便油然而起。

此时，哥哥又发来微信，叮嘱术后两小时进食，一定要喝温凉的流质。伤口痛的话用温盐水漱口消炎。已经将近10个小时没进食了，烧了一锅很稀的粥，放温。喝了几口，嗓子、胃部渐渐舒服起来，就像握着刚经历过的那三位护士一样温暖的手，暖意一阵阵流淌，真是舒坦。

药典·野菜

□ 宇原

“试寻野菜炊春饭，便是江南二月天。”春天的野菜，是诗中情，是画中景，更是盘中餐。其实，它们还是一味味本草。古人早已发现这一点，美曰“药食同源”。

我最爱的，是蕪、枸杞尖、荠菜。有了这三味，定不负春天。

蕪，乡下俗称“野蒜”。当几场春雨过后，信步田野，总能觅见它的身影。识别它其实很容易，叶儿，碧绿中空；蕪白，珠圆玉润；还有，它的气息微辛辣。带月荷锄归，农人总会顺手扯上一把，回家洗净，切为寸段，用鸡蛋、或腊肉一同爆炒。炊烟袅袅，就飘出了缕缕诱人的味道。此时温上一壶酒，用小盅儿慢慢品、细细咂，微醺的双眼，就会噙满对土地的深情，对春天的感恩。

蕪白，经泡渍过后，甜、酸、辣、脆，风味独特。既是美食，亦是中药。它还有一个很雅的名字：蒿头。《千金翼方》记载：“蕪白，心病宜食之，利产妇。”《神农本草经》有云：“治金疮疮败，轻身者不饥耐老。”《日华诸家本草》亦载：“煮食耐寒，调中补不足，止久痢冷泻，肥健人。”药用价值可谓不小。

枸杞尖，有的地方叫“枸杞芽”。在老家南岗，就生有多株，平日苍干如虬，一逢春雨，就齐齐捧出一丛蓊郁，清光闪闪，将它们掐了，兜回家，与《红楼梦》中“油盐炒枸杞芽”一样做法，洗净，沥干，待油锅冒烟后，倒入清炒。当装入青盘，挑上一筷子，细细品之，舌尖上顿时清香一片，虽甜中带淡苦，回味却绵长。吃罢，觉得还不过瘾，又趑趄烟雨里，掐上一气。

这种野菜，药用价值极高。补虚益精，清热止渴，祛风明目，延缓衰老。《药性论》记载：“能补益诸精不足，易颜色，变白，明目，安神。”《食疗本草》云：“其坚韧耐老，补益筋骨。”多食，大有裨益。

关于荠菜，我要给它起一个别名，“光盘菜”。估计没有人不喜欢。“春在溪头荠菜花”，“时绕麦田求野菜”，都是古诗所赞。在乡间，儿童放学归来早，最快乐的事，除了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，还有挖野菜。荠菜很好辨认：叶子呈锯齿状，青肥撩人，有点像菠菜。大人们常用它做春饼、春卷、春卷。刚入口，它带一丝苦涩，但很快，清香一下子溢满舌尖，田野特有的气息尽入喉间，令人胃口大开，难言其妙。

荠菜的药用价值，不胜枚举。除了和脾、清热、利尿、消肿、平肝、止血，还可明目。《日用本草》记载：“凉肝明目。”《陆川本草》云：“消肿解毒，治疮疖，赤眼。”《千金食治》则云：“杀诸毒。根，主目涩痛。”春日读书，可用它作滋补。

觅吧，挖吧，这些野菜，就在清风明月处，就在春烟春雨里，就在一篮乡愁中……“试翻药典觅野菜，缕缕清香入梦来”，其实这药典，是一部无字好书，我称它大自然！